

· 独 幕 話 劇 ·

紅色技術員

王 瑯 著

1
4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人 物：路 虹——某煤礦選煤廠技術檢查員，二十一歲。
路光遠——路虹的哥哥，選煤廠主任，三十四歲。
路伯昌——路虹的父親，老采煤工，五十八歲。
秀 雯——路光遠妻，二十八歲。
方克明——選煤廠化驗技術員，二十四歲。
杜班長——選煤廠水洗班班長，四十歲。
唐淑琴——水洗班女工，二十七歲。
李鳳珍——水洗班女工，二十歲。

時 間：一九五四年春，某日傍晚。

佈 景：在某礦選煤廠路主任家裏。這是一幢新修起來的幹部住宅的二層樓上，室內寬闊整潔，正中是通往外面走廊的門，門右是并排兩扇大玻璃窗子，窗前有張能折疊的四腳圓桌，周圍有椅子。右牆有通往內室的門，門旁有衣櫃、衣架、掛鐘。正門的左側因是走廊的尽头，牆也向外凸出去，有扇較窄的窗子，臨窗附近是通往廚房去的門。左面牆有扇大玻璃窗，窗下有張中型寫字台。在牆角處有碗廚櫃，盆架等。正面牆上挂着個大日曆，正是三十號。

外面已將近暮色，橘紅色的夕陽從窗子斜射進來，室內顯得十分幽靜。正門和窗子都開着，樓欄杆上擺

了幾盆待放的鮮花。透過窗門遠望，可以瞧見遠山近樹，紅綠屋脊，高大捲揚架和選煤廠廠房等。

幕 啓：路虹坐在寫字台前在埋頭寫總結報告，牆上掛鐘噹噹地敲了四下，她放下筆，輕鬆地伸了個懶腰，理理頭髮，轉過身來看看。

路 虹：時間過得這麼快！真像長了翅膀了。（她站起來做了一節廣播體操，然後又伸手拉下窗簾，坐下聚精會神地寫。）

（路光遠披着衣服從外面進來，在門口停了下，望望路虹，翹起腳尖輕輕地走到路虹身後，探頭朝桌上掃了一眼，點點頭，又悄悄地走開，他將上衣小心地搭在椅子上，順兜掏出顆煙捲來，拉開門欲走進內室。）

路 虹：（一回頭）哥哥，你回來了。

路光遠：寫吧寫吧，抓緊時間。（入內。）

（秀雯——路虹的嫂子手提一籃子菜從外面進來。）

秀 雯：（進門就喊）路虹啊！你還寫呀！也不說歇歇，老這麼坐着也不腰疼。

路 虹：（邊寫邊說）這就寫完了。

秀 雯：真是的，啥要緊的玩藝，這麼急着要，這都幹了一天一宿了，你哥哥也真是能折騰人兒。

路光遠：（大聲地）你懂得屁，這是往局裏報的。（說着從內室走出。）

秀 雯：（被這突然的聲音吓了一跳）哎喲！（才發現丈夫）你啥時候進來的？吓人一跳。

路光遠：你是個挺好的自由主義了。（三人大笑。）

路虹：(回身從桌上拿起“總結報告”整理一下，遞給路光遠)你看看吧！
哥哥。

路光遠：(接過，喜出望外地)好哇好哇，寫完了。洒脫洒脫！

路虹：嫂子，錐子在哪呢？

秀雯：在屋裏衣櫃抽屜裏呢！(路虹下。)

路光遠：(看着“報告”念)“季度工作總結報告”，好！這字寫的还挺周正，在這個上她真比我強啊！我這文化水平，叫我說行，一動筆杆，一措詞兒，就瞪眼了。她這三年礦專算沒白念，真給我不少幫助啊！

秀雯：這又誇上了，忘了人家一給提意見，你就酸臉了。

路光遠：(被揭露不好意思地)去吧！不知道的別瞎嚼，(低頭看看襯衣)噯！我說，有乾淨的沒有？看！這都趕上鉄布衫了。

秀雯：脫下來！我給你找。那幾天像哀告大爺似的叫你換你都不換，今兒個來“浪”了。(找衣服。)

路光遠：今個可和頭兩天不同。

秀雯：今個是怎麼的了？老牛打滾啦！看你那臉一月總是有二十八个陰天，開晴可真是有數的。

路光遠：瞎說。

秀雯：你說你哪天回家有個笑模樣，連孩子都不敢上前兒(將襯衣遞過去)你尋思我摸不準你那老脾氣呢！今兒個準又是完成任务了，对不对？

路光遠：(被說對心情，滿意地笑了)噯！就算你猜對了吧。你知道啥，前些日子叫任务把我压的都直不起腰來了，還有心思跟

你笑。今个嘛，好歹算把產量“摺扎”的有了好轉，完成任务是不成問題了。說实話，我今个这心裏真像吃了冰糕似的，把心火刷地一下子都打下去了，不光渾身輕巧……

秀 雯：連抬头紋都開了。(笑。)

路光远：(摸摸前額也呵呵笑起來。)

(路虹上。)

路 虹：笑什麼呀？

秀 雯：你哥哥誇你心灵手巧，寫的好！(提菜籃入內。)

路 虹：还是先別誇獎，也許你还不同意呢！

路光远：那不要緊，只要真实、全面就行，个别地方有問題咱們再研究。

路 虹：(邊釘“報告”邊端詳着路光遠) 胃好些了嗎？还疼不？你瘦了，哥哥。

路光远：(就便對鏡子照了照) 不要緊，瘦了有精神，我这体格还是抗“尅打”呀！

路 虹：怪你吃睡總不应時嘛！光工作好，不会休息还行，革命也不是一天的事。

路光远：很困难，你看咱們选煤廠里八九百人，机器多，業務複雜，我成天忙的簡直是脚打後腦勺子，那些零打碎敲的乱事像繩子套在脖子上一樣，每天还總有八十六个会跟着，時間真是个大問題呀！

路 虹：時間多咱都是不够用的，可你得会支配它才行！(釘好，放在路光遠面前。)

路光远：在这个上我还真沒研究。（拿起“工作報告”）嗯！釘的很整齊。（慢慢坐下翻開第一頁）前面這是……

路虹：關於成績和經驗方面的。

路光远：啊！對對，這部分是應當放在前面的，（往下細看，小聲叨咕着）……嗯……不錯，這條寫的非常恰當。（皺皺地）看不出你對這些問題掌握的还挺準確呀！（繼續往下看，用手指點着）對！這項也很好，我們在這件成績上實際做的也是比較突出，不過如果再加上幾句形容詞兒，領導上一看可就更明確了。

路虹：哥哥，今天晌午楊書記從門口路過，順便到家來了，他把這個看過了。

路光远：怎麼？他先看過了，他有什麼意見？

路虹：基本上都同意了，還做了點補充。

路光远：他沒什麼理由不同意，這都是些實際情況嘛！（頓有所感地）說起來我們選煤廠，幾年來對國家的貢獻不算小。你看，鋼鐵公司的高爐年年往起修，我們的任務總在不斷的增加，我們保證供應了多少煉焦煤呀！不信誰就到鋼鐵公司算一下，他們出了多少鋼鐵，那就可以算出了咱們送出多少煤，這簡單嗎？在剛解放那陣兒，咱們選煤機器叫敵人破壞成一堆廢鐵，眼下每天能擔負上萬噸的選煤任務，從恢復到現在我們爬過了多麼困難哪！今年從開始到現在，我們又要按季度超額完成國家計劃了，別看國家給的任務很不輕，可我們還是月月超產，天天完成任務；提高了產量、增加了洗煤回收率，眼下勞動競賽開展的很不錯，改進技術、增產節

約、勞動紀律……不管哪樣，搞的都……

路虹：可是我們也確實存在好多嚴重的問題！哥哥。

路光遠：呃！這點……

路虹：你好好看看這個吧！（拿起暖水瓶入內。）

（電話鈴響。）

路光遠：（拿起耳機）哪兒？調度室，我是路主任，說吧說吧，啊？還差多少？差不離是多少？不行，你沒瞅瞅月份牌今天是幾號，看人家洗煤班是怎麼幹的！咱們有增產計劃，人家鋼鐵公司伸手等着要煤呢！一定得裝出去……這还用問，你這調度是管幹啥的？車不夠跟運輸事務所連絡嘛！咳！你這同志呀！對，要按時裝出去。誰要說話？哦！杜班長，老杜，怎麼樣？沒問題吧！啊？那好哇！好！能趕出來，合格就好，質量差一差二的不要緊吧！能合格就行，什麼？什麼可能？可能你還說它幹啥！對，一定趕出來，知道知道，不然，敢把這重要任務交給你嘛！對！就看你最後這班了，加油哇！老杜。（放下耳機，自語地）嗯！老杜真是個好傢伙，有一套，到緊關節要的時候，真能拿出點玩藝來！

（在他打電話時，唐淑琴和李鳳珍上，李鳳珍抱個沉甸甸的紙包，她們在走廊裏躊躇一下，小聲嘀咕着，接着唐淑琴一把將李鳳珍推進來，李鳳珍慌手慌腳地把紙包放在桌上，抽身就走。）

路光遠：（聽見動靜一回頭）找誰？

李鳳珍：（只好站住，有些催促地）不……不找誰。

唐淑琴：（跨步走進）主任，路虹同志在家不？

路光远：有事？

唐淑琴：有事，有个急事，很重要。

路光远：（上下打量）噢！你俩是洗煤班的吧！

唐淑琴：是呀！

路光远：你叫……什麼來的？

唐淑琴：我叫唐淑琴哪！她叫李鳳珍，在选煤廠幹四五年了，你不認得？

路光远：人多眼雜，記不清了，什麼事？

唐淑琴：（將紙包打開）你看看就知道了。

路光远：噢！煤呀！（伸手抓起一把。）

唐淑琴：煤，好煤呀，最好的瀝青煉焦煤呀！

路光远：拿这來幹什麼？

唐淑琴：主任，这是我們班洗的，你仔細看看，这煤裏含不少小石塊和矸子，灰分过高，質量不合規格！

路光远：（懷疑地看看唐，將煤揚在紙包裹，拍打拍打手）不至于吧！

唐淑琴：主任，这是我們从儲煤倉的皮帶上抓來的，不合乎標準的能有四五百噸，拿这煤給鋼鐵公司煉焦子那不行啊！主任，你快想法处理处理吧！

路光远：好吧！我知道了，回去找你們班長，叫他注意質量。

唐淑琴：还找班長呢！不找好點，一找还炸了，倒整了我們一身不是，說：“不了解情况別乱發言，这是为了回收率，为了產量。”你听听，为了回收率、產量，也不能不顧質量啊！

（路虹從內室出。）

路 虹：怎麼？質量又出問題了？

唐淑琴：（急奔過去拉住路虹）哎呀！路技術員你在家！（給路虹抓把煤）看看，你今天不在班上，這又出問題了。

路 虹：（仔細地看）嗯！是不好，不過光憑眼睛還不能準確，沒經過化驗室化驗嗎？

唐淑琴：化驗了頂啥！他們還得負責！這質量明明是很差，他們還硬說合格、可以。

路光遠：（邊翻報告，漫不經心地）那就是合格、可以。

唐淑琴：可我就不信，這不明擺着嘛！怎麼能說合格、可以呢！路虹同志，你快點找化驗室再化驗化驗吧！

路光遠：（不耐煩地）唉！你們別抓住旋風就當鬼，既然都合格了，還找這個找那個麻麻煩煩的幹什麼！有些技術問題你們不懂就別跟着亂噲噲，就是你們這些女工，總好扯閑白。（邊說邊向內室走。）

路 虹：（憤怨地）哥哥！

唐淑琴：（跟上去）主任，你說這話可不對。這煤……

路光遠：等我研究研究。（入內，門響地一聲關上了。）

李鳳珍：（一吐舌頭，小聲地）看怎樣，我知道要碰一鼻子灰嘛！我說不來，你偏來。

唐淑琴：來的時候誰也沒你張羅的歡，怕啥，這也不是為咱們自個的事兒！

路 虹：（忙解釋地）唐淑琴，別生氣，我哥哥說話有的時候好冷言冷語的，可他心裏倒沒啥，你們可別往心裏去，別怪罪他呀！

唐淑琴：（仍委屈地）看主任說的啥話，煤是國家的，好坏大家有責任，技術我們不懂，可笨情理我們總算懂啊！主任還常跟大夥講：“質量不好，影响煉鋼，鋼煉不好就影响工業建設，煤要選坏了國家就受損失啊！”這出了問題又說扯閑白啦！難道還讓我們瞅着不管！

路虹：唐淑琴，你們做的對，這質量可是個頭等重要的大事，馬虎一點就影响鋼鐵公司的生產。

李鳳珍：我們班長非叫我們快洗不可。若不質量就這樣啦！出了錯找他認賬，回頭還倒打我們一耙子。

唐淑琴：工友意見可大了，真不明白上級為啥偏信着他了。

路虹：你們找過化驗室方技術員嗎？

李鳳珍：可別提了，因為這事方技術員還和他們姜主任鬧唧唧了，方技術員要化驗，姜主任就說我們找麻煩不讓化驗，後來方技術員賭氣一甩袖子走了。

路虹：唉！這人，他怎麼不堅持住。現在裝車沒有？

唐淑琴：我們來的時候正要裝車，你看，可倒好，主任也不着急，還得等研究研究，等他研究好了，煤可也拉到鋼鐵公司了，那不啥事都晚了。

路虹：唐淑琴，你們把煤給我留下吧，我負責把它弄清楚了。

唐淑琴：路虹同志，大夥可都指望着你呢！抓緊點，千萬把它搞明白了。

路虹：好吧。（急從桌上拿過紙寫了個條，摺上）你們先回去吧！告訴大家夥放心，我就辦。（將條交給唐）你們順便到第一宿舍，

把条交给方克明，讓他先到化驗室等我，我隨後就到。

李鳳珍：（對唐）回去杜班長知道了還不得熊咱倆？

唐淑琴：他敢！

路虹：不要緊，快回去吧！（二人急下，她站在門口目送她倆走遠，回身望望內室，又走到桌前抓起把煤，惋惜地搖搖頭）噫！問題越來越嚴重了，怕是这样，果然又是这样。（想一下）对，还來得及。（於是抓了兩把煤用另塊紙包好，將大包放在廚櫃上，轉身奔入內室。）

（路伯昌——路虹的父親，手提着稿紙，披著工作服，夾著柳條帽、飯盒上，他站在欄杆前挨個看著花盆，邊吵嚷著。）

路伯昌：這花又都沒澆水，都他媽懶貨，光知道好看不弄弄還行。（進屋放東西，進廚房找噴壺，灌上水又出來。）

秀雯：（繫著圍裙從內室出來）爹，你等我澆吧，我才騰出手來。

路伯昌：等你澆早乾巴死了。（到外面澆花。）

秀雯：爹，你今兒個怎回來這麼晚？

路伯昌：這些日子礦裏不是搞競賽嘛！我們這“六一五”老头班今天又多出了二百來車貨，升井後又開了個會，大夥這勁頭挺足，還要爭取達到日產一千噸，向別的掌子挑挑戰，讓他們小伙攆老头。（從盆架上拿起驗盆進入廚房，秀雯進入。）

（內室門開，路虹從裏邊走出來，她轉身停在門口，對內。）

路虹：你还是冷靜點好好考慮考慮，用不著急頭崩臉的，反正我是有一說一，有二說二，符合事實就行。

路光遠：（手裏拿著“總結報告”，板著面孔，隨後跟出來）主觀的蝸虎，看你驕傲到什麼程度了。這種情緒真得好好糾正糾正。你說，

哪些个符合事实?(將“報告”送到路虹眼前)你自己再好好看看。这叫什麼報告?都寫些什麼話!乍一看前边还倒將就,可越往後看就越不像話了!我真納悶兒,你从哪兒討換这老些問題都給我們領導扣上了?(將本子打開)看!開了歸齐这成績和優點部分總共才寫了六篇,簡單、不具体,就這麼粗粗大概帶了幾筆,可是缺點和問題方面呢,就寫了這麼厚,还寫的這麼突出、嚴重,把啥過錯都推到我們領導身上了,你說,你這不成心給我上眼藥嘛!

路 虹: 难道我們應該把工作中的缺點隱瞞起來,淨說好听的?

路光远: 誰要你这样?

路 虹: 那你这是什麼意思?

路光远: (有些語塞)我……我什麼意思,你說說你这是什麼意思!你有意見不要緊,咱們可以關上門在家敞開提,可你把它寫在这上,把小問題誇大成了不起的,这很不好。

路 虹: (這時已將小紙包裝進布兜裏)怎麼不好,实事求是有什麼不好! (背起布兜向外走。)

路光远: 幹什麼去?

路 虹: 追查質量去!

路光远: 那个用不着你操心,把这个研究完了再說。

路 虹: (看表)回头再研究吧! 質量的事很重要,得抓緊時間,耽誤不得。(向外走。)

路光远: (上前從路虹肩上把兜子撿下)这事比那个重要,咱們头忙先顧頭,脚忙先顧脚。这是往礦务局報的耽誤不得。(將兜揣在

椅子上)你那是拿什麼眼睛瞅我呢! 还把嘴嘛那麼長, 算啦! 等會我去看看, 咱們還是平心靜氣地好好商量商量。

路虹: 商量吧! 反正一些实际情况都在眼皮底下擺着呢, 前天在車間委員會的會議上, 大家的意見不是一致的嗎?

路光远: 那些意見……(搖搖頭) 還需要研究, 有些問題他們是怎麼個看法, 我是怎麼個看法。……

路虹: 照你說大家是錯的, 你一個人是對的?

路光远: 可以這麼說, 有些人對問題的看法就不是從領導角度出發的, 連你也在內, 就沒能替我設身處地的考慮考慮。

路虹: 不光考慮過, 還仔細研究過了, 恐怕你自己才從來沒考慮過。

路光远: 我?

路虹: 嗯! 你是光考慮眼前的生產統計數字和成績了。

路光远: 實際上我們是有成績嘛! 而且它還是主要的。

路虹: 這誰也沒否認, 現在廠子裏光紅旗就三、四十面, 還經常受到上級的表揚, 你在過去是爬過了多少困難的, 你領導大家一磚一瓦地恢復了選煤廠, 也給選煤廠爭了很多榮譽……

路光远: (一擺手) 這算什麼了, 這還值得一提, 說良心話, 我還真沒把它擱在心上。

路虹: 它可蒙住了你的眼睛, 你就看不見成績後面還有好些嚴重的缺點呢!

路光远: ……(欲言又止, 狠狠瞪了路虹一眼。)

路虹：譬如在生產上，我們洗出來的煤不是質量很差，就是損失量過多；質量忽高忽低，常常影響鋼鐵公司。跑掉和損失的煤，都順水溝流到河裏去，你都不及時解決，還一個勁追求產量。廠級幹部在上邊蒙着被子喊競賽，底下班長們領着頭鬧競爭，產量雖然是提高了，可是質量却一天比一天下降。

路光遠：（激動地敲打着“報告”）質量質量，你們就知道過分強調質量，若不叫你們檢查組一個勁地挑毛病，怎麼能整的這個月任務差點沒“砸鍋”。就好像光你們才注意質量！關於這個我在一些大會小會上講過多少次啦，就差嘴唇子沒磨漏就是了。

路虹：可你做起來呢？

路光遠：（稍緩和些）眼下八九個高爐每天都張着嘴朝我們要吃的，我們那些選煤機也都快老掉牙了，負擔太重，國家暫時又不能給錢換套新的來，質量差些，叫我有啥法！我還能成天搬個凳子坐在車間守着，我還能端篩子去篩去！

路虹：工友們有好多合理化建議，兄弟廠礦有很多先進經驗，為什麼不推廣？

路光遠：什麼先進經驗？哪來的先進經驗？

路虹：就像方克明介紹的那些。為什麼人家別的廠礦都可以推廣，在咱們這裏就三番五次推不動。

路光遠：對了，（指“報告”）我最反對你把这个也提上了，像那些零七八碎小來小去的玩藝，我們暫時还用不着，我們有的是

比他們強百倍的新鮮玩藝，誰若願意學，叫他們上咱們這來，咱們連發代賣。

路 虹：哥哥，你說這話我都替你發燒，這叫外人聽去笑話不死你，憑啥這麼狂妄自大，光覺着自己好，就瞧不起別人，這不是驕傲自滿是什麼？楊書記和你談幾次了，黨委因為啥批評你？

路光遠：楊書記從井下調上來才幾天，他對廠子情況了解多少！又不熟悉業務，光知道上嘴唇往下嘴唇上一碰，動不動就想批評個人，若不叫他，何必挨黨委那老些批評，尋思起來真有點冤哪！

路 虹：哥哥，你這人現在（指桌上茶杯）真好像這杯水一樣，滿了以後再什麼也裝不進去了，誰批評你也不接受了。

路光遠：看怎麼說，我從來是不怕批評的。

路 虹：那麼這個“總結報告”我們就應該這樣老老實實的送上去。

路光遠：不行，這可絕對不行，我不怕批評，還怕誤會呢！

路 虹：楊書記可通過了。

路光遠：他通過，我可通不過。

路 虹：那你打算怎麼辦？

路光遠：（循一思索）得改改。

路 虹：改？

路光遠：改，說改就改。（順手把椅子拉開）你就坐在這兒一心一意地整這個吧！我晚上也不出去了，在家陪着你，我說着你改。

路虹：改倒容易，可是光从紙上把缺點改掉了，可你身上還帶着呢！

路光远：小孩子話，來！坐這兒。（拍着椅子）怎不動彈呢？（路虹走過來）噯！這對，幹啥要有始有終嘛！（回身整理桌上東西。）

路虹：（急從椅子上取過布兜）我當然有始有終啦！（轉身就走。）

路光远：（一回頭）往哪去？

路虹：追查質量去。

路光远：（趕上去）不行，你得整這玩藝。

路虹：我不能幫助你犯錯誤。（急跑下。）

（路光遠走到門口，站在廊下喊：“路虹，路虹！”沒有應聲，他望路虹跑遠，氣的打了個咳聲，停在那裏向遠處出神。）

路光远：（自語的）翅膀硬了，來不來就跟我這樣了。（轉身慢慢走進來）你也給我扣帽子，哼！驕傲。（一眼盯住“總結報告”，氣極，伸手拿起想撕。）

秀雯：（出，一腳門裏一腳門外，見狀急喊）光远！

路光远：（一轉念又停下，氣憤地將“報告”擲在地上）非得用你？（回身取衣服。）

秀雯：（憤怨地）你这是幹啥？怎說翻兒就翻了！又有啥傷筋動骨的玩藝惹你這樣？

路光远：（披上衣服，瞪了秀雯一眼）呆着你的吧！（下。）

秀雯：你上哪去？光远。（望着丈夫後影）真是官升脾氣長了。

（這時路伯昌拿洗臉盆出，一眼看見地下的“報告”，要去撿。）

路伯昌：把什麼扔在地下了？

秀 雯：爹！（忙過去拾起，解釋地）我才剛碰掉的。（擲擲上面的土，放進抽屜裏。）

路伯昌：（感到有事，猜測地）怎個事，剛才光遠跟誰鬧情緒了？

秀 雯：（急掩飾地）沒有沒有，我說錯了兩句話。（稍停）爹，今兒個頭晌礦工會那個小矮胖子又來了。

路伯昌：又是那個事？

秀 雯：可不是唄！人家跑四五趟了，爹，礦裏為了照顧你，再到井下幹活不大合適了，也該養老了，都快六十啦！

路伯昌：可我身子骨硬實，不信把那些小青年的都叫來，讓他們跟我爬爬“麻杓道”試巴試巴，怕他們還都不是個哩，累不垮他們！

秀 雯：（樂了）你老光精神頭好，不服老，可身板慢慢就不給做主了，再說你都幹一輩子了，現在也該歇歇了，國家每月還給養老金，你在家也不用操心，願吃啥我就給你做點啥，悶了就出去蹦蹦跳跳，又清閑，又省心，有多好。

路伯昌：好倒是好，可我就是不願離開煤洞子，四十多年啦！

秀 雯：爹，這可是上級的一片好心意呀！你老可別辜負人家！

路伯昌：上級對我那份心思我真是領情不過呀！我多咱也沒有過不聽上級的話，可就這個事算不打我心上來，我沒說嘛，早頭是給誰幹，眼下是給誰幹，說啥我也得再多蹦蹦兩年，再給社會主義多刨上幾車煤，趁着這身子骨還硬實，就多抓攔它兩把，多個人，多分力量，我不能輸在家讓大夥養活我，再說攔上邊我也呆不了，井下有多好，冬暖夏涼的。